

## 老街新韵

□童鸿杰

柴桥,原是芦江上的一座石桥,相传由柴姓人筹资建造,桥名、地名便由此而来。旧时,柴桥水陆四通八达,商贸繁荣,老街两边店铺林立,商贾集散,素有“小宁波”的美誉。

水过留痕,桥行有根。时间会让昔日的繁华变成今时的旧景,也会让今天的我们被历史的印迹所深深吸引。

如今的柴桥,旧建筑多已大改,但临近老街的河道仍可见昔日古航道的影子。河道边还散落着几间老宅,后门就挨着河畔。石板搭建起的河埠头如今成了浣洗衣物、交流情感的去处,当年却有不知多少人在此处上船一路走向宁波,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。

柴桥靠海,其下属的穿山曾是远近闻名的渔码头。我的奶奶,年少时曾是一家渔行掌柜的女儿。据她说,那时码头上一年四季海鱼不断,黄鱼、梅鱼、鲳鱼、鳓鱼、带鱼等数不胜数。至于现在流行吃的虾蛄(皮皮虾)是不屑吃的,那是给猫猫狗狗才吃的边角料。那时候,码头的孩子都会唱:“白白银蚌下酒菜,大大台虾搬上来,新风鳗鲞味道赞,红膏呛蟹大下饭……”

每次她说起的时候,我总是一脸向往,向往穿越时间的航行,向往源自船头的号子,然后在她慈祥的声音里听到海的呼吸,闻到一排排鱼干、虾干、鳓鱼干的香气。

旧时,老街多渔行。掌秤的师傅手握秤杆,瞄眼秤花,就会用方言亮开嗓子:“上账嘞,上账嘞,黄鱼一斤三两,三角两分。”一看一唱,不差分毫。如今老街的海鲜味犹在,渔行都搬到了一旁新建的菜场里,旧秤都改了电子秤,只是老板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。随手把虾一抓,秤上一放,“十块五角,您付十块”。买的乡邻从来不会计较,有外地来的人信不过,拿去市场的公平秤上称,那绝没有短斤缺两的。

如今来柴桥的人,多是奔着著名的柴桥生煎。东方发白,生煎的香味已从老街里溢

出,花上几元钱,吃上五六个生煎、一碗馄饨,多么落胃。我去的时候,刚好开锅,“您十个、您八个,外面打包三十个”,戴眼镜的老板记性还是一如往常的好,打扮也是十几年不改,脸上笑起来的褶子更深了,看得出来,小日子红火啊!

吃罢生煎,沿着老街消食。老街上,锡器、铜器、铁器、木器、竹器等店铺一应俱全。宁波人儿女订婚须由男方送麻饼、喜糖等聘礼到女方,老街的南货店是定这些物品的首选。如今,那虎头包还是有棱有角,红纸上手写的福字还是赏心悦目。你若是拎上几盒红枣、桂圆去拜访姑婆舅婆,依然是分量十足。

街上的布店也是有故事的地方。从前的夏日,手头有点钱的女主人会盘算着给家人扯块细布做件短衫,春秋两季则给“阿大、阿小”扯几尺蓝布做罩衫,有女儿家的再给囡扯块花布,姑娘家打扮打扮才好看呀。如今,虽然网购发达了,但是来老街购布的人也不少,尤其是老一辈的姨娘们。对了,老街有一家棉布商店的老板和我朋友是亲戚,慈眉善目的老板娘对于老主顾,那总是大手一挥,给个“骨折价”。

游完老街,将近中午,在巷尾看到了不少生动的市井墙画。卖米的正大行、卖海鲜的衡记行……各类老行当都一一呈现在墙壁上,画面生动形象,人物栩栩如生。是啊,时光流逝,老街从前的繁华面貌很多人都不曾见过了。如今在沿街围墙上画上柴桥老字号的图案,既增加了人文底蕴,也提升了老街格调,还能防止乱涂乱画,真是一举三得。

去往停车场的路上,经过福建千里香、重庆杂酱面、广东烧鸭面等店铺,在那里就餐的充满朝气的顾客,很多都是新宁波人。在宁波不断演变的版图上,柴桥,还有无数的甬城小镇早就告别了沉重的叹息、压抑的悲泣,拥有了更新的气象和绚烂的样貌。

金风送爽,老街的韵味越发浓郁了。

## 深秀谷

□魏人彪

林子十分茂密,碧叶重重掩蔽着头顶的一角蓝天,所以尽管山谷不深,天空却显出不一样的遥远。

四明山庄深秀谷,我不是第一次来。以前,多是陪着人或被人陪着来,这一次,作为听众来观摩在山庄举办的一个演讲选拔赛,才有机会在将近黄昏时分走进这个有着深秀之美的小山谷,独享这份宁静。

从路旁的小径弯进,穿过一片小树林,所有的嘈杂都一下子被屏蔽在外了。一个人,不必在意陪着人或被人陪着时必须的谈笑、举止、步幅等等是否恰到好处,可以一心专注于脚下和侧畔:步道铺设的石块的拼接是否体现了匠心、一条斜逸的绿枝悄然拂过头顶时绵柔合刚的感觉、似有若无的一缕清香是来自哪一棵草木……

流水淙淙不绝,偶尔有一两声鸟的啼叫,平添了山谷的幽静。不是了无声息死寂般的肃静,是鲜活的静,是有生命的静,是向深井中丢下一颗石子,侧耳倾听,在跌落、碰撞的回响中才会显示出的那种幽深的静,神秘的静,广阔而丰满的静。

贴着岩壁,有一座30平方米大小的水池。上面泄泻下来的水在池子里稍事休息,便又匆匆流下山去。可我不明白,在这千米之巅的四明山峰顶,哪来日夜潺潺不竭的泉水?池子宽的一侧,是一排六七个墩子的“汀步桥”,池子长的一侧,则是一座窄窄的迷你型栈桥,像浮在水面上似的。在两座桥上来来来回回踱着,思想也如这清澈的池水表面,荡不起一丝丝的波浪。黄昏本来就是落寞的,而那几枚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叶子,仿佛一只只失去生气或者说不屑看我一眼的眼睛,把这样的落寞放大了极致。桥栏上几处青苔,一只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子在其上摇摇摆摆艰难跋涉,它一定是误入舛途,错将这当作锦绣大道了。

小风吹过来,很清新,很凉爽。一些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吊牌用细链系在树干上,凑近去看,是林木科普。反正也是消磨时间,我便一棵树一棵树地读起来。这是红果冬青,上写“冬青科,冬青属,常绿乔木;聚伞花序生于当年生枝叶腋,花淡紫红色。核果椭圆形、深红色。花期5—6月,果熟10—11月,雌雄异株”。那是紫叶李,“蔷薇科,落叶小乔木;观叶树种,叶片紫色发亮,宛如不败的花朵,风景靓丽”。这边樱花,写着“蔷薇科,樱属。落叶乔木,著名观花树种,因原产日本,故又名日本樱花。四明山樱花种植面积大,品种丰富,具有‘中国樱花之乡’称号”。那旁合欢:“又名绒花树。豆科、合欢属。落叶乔木。山东省威海市市树,寓意夫妻和睦,家人团结。”缓坡上一簇茂盛的灌木,细枝上也挂着一个吊牌,心里好奇奇怪,便攀上去看个究竟,才知是高山杜鹃:“杜鹃花科,杜鹃属,常绿小灌木,高达1米,分枝繁密;植于庭院花坛中,亦可作切花瓶插,有较高的园艺价值。”因来得不是时候,杜鹃还未生花事,只有一团浓绿如墨。回谷口,面前一树,其羽状叶片在淡薄的天光里一片艳红,恰似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,是羽毛槭,“槭树科,槭属。飞翔着红如火凤,散入两道迎贵宾。”

我一时愣怔在树的跟前,我的心仿佛被羽毛槭的“熊熊燃烧”照耀着,一派明亮。

这些树,就是这样默默地生长在偏僻的山谷中的。时光流转,云水千年,无论锦时花开,还是繁华落尽,都一如既往。

人生又何尝不应如此呢,“陪着人或被人陪着”都好似花开有时,都是生命中一段过程、一些环节而已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中说:“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。”花开,不为之喜;花谢,亦不为之悲。不羨浮云,淡然得失,澹泊宁静。因为只有孤独是永恒的。

人,假如活成了树木的样子,应该是最自然、最好的境界了吧。

有一些地方适宜独自一个人去,比如,深秀谷。

总第7030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